

從達悟人之島的內地與海外談起⁺

斛古・貝邇赫特^{*}



習慣上，先唸一首「驅除惡靈」的禱詞：

rarawod do Taiwan

(Ode for our action in Taiwan)

Created by Syaman Kacivah, elder from Iratay trib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Sutej Hugu

akokay o pongso tara no tao

(Our Dearest homeland of the Tao People)

sinazovaz no Tao do malawod

(When You are humiliated by the invaders)

jicyaligan a jicya mei pacigi

(Never be defeated, never be crushed)

ta zayigen kano mazngan a vowawan

(We shall support You with our treasures)

kano malikned a zizisayin

(With our taro fields and fishing grounds)

kano kaliwalawai no lag no tao na

(With all our children of future generations)

vatokad no pintek mwa kano ngilin

(Always bear up our life and luck as a whole)

我們真的是很邊緣，地理上、文化上，尤其跟學術界也是邊緣。本來是要來這裡學習帝國的結構跟運作，它的物質性與心理性的動力，其實我們是很不了解的。雖然很不了解，但我今天能來這裡講話，是因為這幾十年來達悟民族的遭遇與運動，我們是在這樣的生存鬥爭裡面形成自己的某種立場跟反省，所以來跟大家分享這樣的一點想法。

達悟人不是像中國人講的那樣是「夜郎自大」，其實每個民族都有它的主體，所以別人說我們是「邊緣」，但在我們自己的語言裡面，也有「內地」(irala)與「海外」(ilaod)兩個詞。「內地」與「海外」分成往陸地走跟往海外走兩個方向。以我們的島為中心，我去臺灣、去菲律賓是「海外」，我回到島內是

⁺ 本文係 2013 年 7 月 26 日本院舉辦「帝國的邊緣：東亞視野中的離島問題」座談會的內容。

^{*} 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前執行長。

「內地」。現在到海外走好像很厲害，但以前往海外是去邊陲。很多人沒有去過我們這個島，達悟語意譯為「達悟人的島」。我們當然是很模糊的，世界對我們來講是無限的延伸，而我們所知有限。但人活著總要從自己的主體去想，所以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達悟人的陸地」。日本的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去蘭嶼的時候，祖輩的族人幫他畫了第一張地圖。這地圖上的名稱是 yami，我們被稱為雅美族是鳥居龍藏取的。因為他去蘭嶼的時候問族人名稱，聽到族人自稱為我們 yami。但事實上，相對於南方的巴丹島，我們族人說自己是「北部的島嶼」。因為這樣的誤解，我們就被定名為雅美人了。

我們還有一個大航海時代歐洲人給我們的名字 Botel Tobago，但我們不明白來由。其實我們有一個部落是從巴丹來的，達悟的語言跟他們是有相通的。所以最近跟菲律賓的事件，就是在這個海域，他們都沒有問原住民意見，那邊其實是原住民的傳統海域。對原住民來說，不管是臺灣人、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去那邊捕魚，都是市場性、產業性的過度漁撈。這就是我們遠古以來的國際關係，一個是跟臺灣，一個是跟巴丹島。我們有船可以划過去，以前划到巴丹大概兩天兩夜可以到。我們跟巴丹群島的往來大概是三、四百年前斷掉，他們是天主教神父先上去，到 18 世紀末才被一個西班牙總督 Basco 納入，巴丹島的命名與此有關。我們大概是南太平洋最後被納入國家主權的。我們本來與巴丹群島的往來是在這樣的一個文化、經濟圈中。

1903 年美國帆船 Benjamin Sewall 號事件，那是末代帆船了，因為那時已有輪船了。它剛好在小蘭嶼外海被颱風吹斷了主桅，兩艘救生艇，一艘飄到小蘭嶼。據我們祖先講，因為有救生艇，所以我們有上船去拿東西。但據他們的說法，說為什麼我們只拿東西沒有救

人，但我們覺得他們有船，在海上我們沒有要救人的概念，因為沒有人不會游泳。如果你到陸地上，我們會拿食物給你，但你船還在，人也還在船上，我們沒有觀念要救你。所以這是很荒謬的認知落差，但那時就是發生了這樣的事件。這事件對蘭嶼的影響是，1903 年後讓日本加強管理，本來只有三個警察。1904 年日本警察上島去畫了新地圖，畫得很偏差，但重要的是他們作了第一次的戶口調查。圖上註記著那時小島有一千三百多人，每個部落大概二十幾戶到四五十戶。二十幾戶就是遭受過瘟疫，上一代的人就會少一半，正常是有四五十戶。

這裡還有一張圖是 1928 年以前的臺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地圖。當然這邊都是主流論述，包括幾個帝國的後代，中國、日本等。以臺灣來說，臺灣本來就是一個原住民的島，在 16 世紀之後，中國移民才過來。這個紅線的區域，是到 1928 年，才正式畫入國家的體制。臺灣 46% 的國土，166 萬公頃，1928 年日本人把它納入國有，保留灰色的部分叫作高砂族保留地，就是現在原住民保留地的前身，只剩 20 萬公頃，現在是擴編到 25 萬公頃。這一塊是怎麼來的，就是在清朝時沒有納入，完全沒有實質治理，主權所不及，就是會出草的生番地界，當然也包括獨立海外的蘭嶼。這是臺灣原住民集體的命運，這只是 85 年前而已，所衍生的相關問題，在臺灣現在還在發作。

我再來作一點文化的交流，一般來說原住民是被當成沒有知識的，但我現在要來講一下原住民的原初知識是什麼。臺灣原住民各族裡面，蘭嶼是唯一有完整曆法的。我們有 30 個月亮的名字，有 12 個月份的名字，有閏月的規則。但我們並沒有天文學的知識，甚至連算數也沒有，我們只有數數（counting），就是兩三歲小孩都會的，兩個石頭再放三個石頭不是二加三，而是一二三四五。我們的數學程度就這樣，但我們有曆法。這是怎樣的一個獨特

的曆法？這個曆法是陰曆，是月亮曆法。而且為什麼要有閏月的系統？因為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招魚祭」，也就是飛魚季節的開始時間，從三月開始。飛魚是一種迴游性的魚類，所以這是一種生態系統的生物時鐘。我們的置閏規則是根據生態系統的生物時鐘來間接調節校正太陽曆與太陰曆的時差。這個置閏規則讓我們能把握住飛魚來的時間，如果弄錯了，飛魚沒有來，我們就會懷疑是不是飛魚遲到了，還是我們有冒犯了禁忌。因為這個招魚祭是達悟人的祖先跟飛魚的祖先的約定。整個的歲時祭儀都根據月亮，我們沒有文字，但我們看到月亮形狀就知道它的名字，它的名字代表著潮汐。我們有季節，因為每年都要抓飛魚，在飛魚季節就不抓珊瑚礁的魚，這是生態的智慧。我們是靠這樣日月交替循環，口耳一脈相承，用故事與歌謠串起民族歷史的長河。其實我們也有文化跟知識，如果你只有 **counting** 的知識，那你要怎樣去發明一個曆法？所以我們是非常單純，易簡而微妙，因為你是在生存的體驗與勞動的體驗中去發現這樣的一個曆法。剛才中國、日本、臺灣幾位教授在講的東西我很感動，原來好像很陌生，好像那些言論很激進很烏托邦，可是對我們來說那一點也不激進，也不是烏托邦，那就是一個不同的替代性的生存方式，這對原住民族來說，這種生活就在我們身邊。

講到蘭嶼的殖民壓迫大事紀，我們是很後面的，到 1877 年，中國的講法是我們被劃入版圖，但是他沒有任何治理。在我們的口傳歷史中，是有有辮子的人進來島上，但沒有設任何殖民機構，也沒有作任何的調查，判斷是說他有到此一遊，我們看到的記載是這樣，但這也有可能是假的。但因為這個，日本人在《馬關條約》的第二款第二條中把臺灣的附屬島嶼也納入，都變成了日本的領土。可能是因為經過初步調查，覺得這島上沒有什麼可用的資

源，所以畫為研究區，就因為這樣被保留下來了。前面說過烏居龍藏有調查過，所以我們就被叫作雅美，他也拍了一些照片回去。1904 年臺灣普遍設蕃童教育所，但蘭嶼到了 1923 年才在紅頭部落設立，1929 年在東清部落設分所，是最慢被設立的教育所。

1946 年被劃為山地鄉，1947 年，紅頭嶼鄉改名蘭嶼鄉。以前漢人把這裡叫作紅頭嶼，日人本來也沿用，後來覺得紅頭不雅，中國有學問的人來了島上，說這裡有很多蘭花，所以就改名叫作蘭嶼。但是不好意思跟大家講，蘭花在我們的語言中的名字，其實意思是「一般的雜草」，它是沒有被特別冠名的。不是我們不知道蘭花，我們懂得分辨很多種蘭花，只是因為它沒有生存性與文化性的意義，所以它只被稱為「雜草」。結果我們竟因此被稱為蘭嶼，我們也覺得很納悶。1952 年，設警備總部蘭嶼指揮部。在日據時代蘭嶼所受到的衝擊是很微小的，因為我們的實質治理一直存在，甚至連戶政、地政都沒有真正的進去，醫療也沒有，讓我們自生自滅，所以還有好幾次的瘟疫。到戒嚴時期，就知道警備總部的厲害，它有三個指揮部，其中一個就在蘭嶼。蘭嶼的指揮部跟火燒島綠島不一樣，綠島的是專門關政治犯，這裡是關軍事犯跟改造投降的共軍，那時候有一些從大陸抓到的共軍或軍犯，就放在這裡。1958 年，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在蘭嶼佔地分設十處管訓農場。這個管訓農場後來移交給蘭指部管理，其實是勞改營。

比較大的影響是 1960-1981 年這十幾年裡面，林務局持續全面做所謂的林相變更，面積達 1,300 公頃。我們這個島嶼的面積 45 平方公里，是才 4,500 公頃，居然把原始林砍掉，去種木麻黃、相思樹。其實那是洗錢，我們那裡不值得造林，造的也不是經濟樹種，因為我們那邊是熱帶海洋林，那個完全是生態的浩劫。我們當時也沒什麼概念，但基本上那時我們是

去領工錢的，一天四百元。1966-1981 年大舉拆除傳統屋，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蘭嶼原本很精微奧妙的建築系統，都蓋在地下的，蔣宋美齡去的時候覺得臺灣怎麼還有這種原始人，還在穴居時代，所以就好意在五年山地同胞生活改善計畫裡面，興建了海砂屋國宅 566 戶。但那個品質很差，族人也不習慣，包括文化上的理由，可是就把大部分的達悟傳統住屋拆除了。蘭嶼的房子其實比現在一般住宅豪宅都精緻，每戶都有一個主屋，主屋是挖下去地下六米，因為防颱風豪雨的關係，它有好的排水系統，所以不會淹水。另外在主屋上邊有一個工作房，是平常做工的地方，分上下兩層，上面是老公在雕刻，下面是老婆在編織，還能作為平常部落親友來訪的客房。還有涼臺，臺灣人去就說我們在那裡發呆，就叫它發呆亭，那是我們視野最好的地方，可以看到海，因為我們要出海要看海象，聊天乘涼都在那裡，老婆等老公回來，孩子看有沒有漁穫，如果有很重的漁穫就要趕快去幫忙。還有一個鋪設大的鵝卵石，種很像韓國草的馬尼拉芝草，還有靠背石的一個庭院。每個房子都是這樣一個完整的結構，一個主屋進去有四層，裡面還有倫理規範，生死門、男女門方位都有規範。現在的房子進去就是一大間方方正正然後再隔間的，這個就跟我們的文化相衝突。我們的屋頂是用茅草，所以那個導熱係數是 0.2，水泥屋子則是 2，所以我們的屋子是冬暖夏涼，但這個就是這樣被破壞了。

1967 年，政府解除蘭嶼山地管制，1969 年，設立蘭嶼國民中學。我們以前只有小學，放學後都還要回去作家裡的事，男生要上山下海，女生要下田。但是有了國中之後，真的是強制同化的文化抹除工程。因為國中畢業 15 歲，以前男生 15 歲就算成年了，爸爸會幫你一起作第一艘小船，然後你就開始進入成年男人的世界。但現在 15 歲以後就只有一條路，

就是要出國去「海外」了。

另外一個關鍵是 1974 年，核廢料貯存場選址確定，1979 年開工興建。1982 年，第一批核廢料運抵蘭嶼。1988 年，就是解嚴後的第二年，蘭嶼舉行第一次「220 反核廢驅逐惡靈運動」。1993 年，蘭嶼國家公園計畫因族人堅決反對而停擺。1994 年，到臺灣本島抗議，要求行政院解決蘭嶼海砂屋國宅問題，後來他就發給我們 45 萬要我們連拆帶重蓋。1996 年，以石頭填龍門港，阻擋了最後一波的核廢料運送船靠岸。所以這之後的核廢料都在臺灣，不要以為很遠，其實核一核二的廢料都在臺北這個周邊很多。2002 年，行政院道歉，並且成立了蘭嶼核廢遷場委員會及蘭嶼社區營造委員會。2003 年，開始 4 年為一期的「離島建設基金補助計畫」。2012 年，第二波「驅除惡靈」民族運動。這中間有十年我們在等待，但真的什麼都沒有改變。

我們剛剛在講的是「核廢立即遷移，文化創新復振」，現在我們來看「部落自我治理、島嶼永續經營」。整個蘭嶼 4,400 多公頃的原住民保留地，但有所有權的只有 25 公頃，有耕作權的 30 公頃，地上權加起來才快 60 公頃，所以這代表我們都沒有去作土地登記。這代表著民族意志的抵抗到底，以及實質主權的堅韌存在，森林、漁場、田地、水源仍然默默依循著傳統治理規範與生態知識在部落族人之間被分配和利用。我不知道在新的時代，就像剛剛千野教授講的，在網際網路的時代，這種民間凝聚的力量會不會更強大，能觸及到我們未來的希望。但我們現在遭遇的還是國家機器暴力，與全球市場慾壑的覬覦環伺、壓迫跟扭曲。我們在講的是原住民部落保護區跟部落主權運動，現在我來臺北跟行政院、經建會談核廢的遷廠，討論「建設與破壞，開發跟毀滅，安全秩序與無政府」這些議題。「無政府」是指其實我們還有實質主權在治理，雖然我們沒

有真正違反過中華民國的法律。

剛剛講的烏托邦跟琉球憲法，我們要如何去把它寫出來，用現在的語言來講，就是：以萬物有靈、自然有權論的精神信仰為基礎，維護生物——文化——語言生命多樣性之在地生態資源。以最小單位治理原則，推行基進生態民主，建構原住民族及在地社群保育區域的治理主權。部落主權將以傳統生態知識與禁忌規範和治理體制為基礎，發展成「部落生物文化多樣性在地生態資源自我治理協定」。（「生物文化多樣性在地生態資源」係指稱生物——文化——語言三位一體、共同演化之生命多樣性複雜社會——生態調適系統。）講的好像很有學問，事實上我們也不是對號入座，這講的就是我們實質在進行的東西。沒有更多時間跟大家分享，但實質主權包括我們的漁場，什麼時候可以抓魚，抓什麼魚，吃什麼魚，什麼魚不吃，這是生態系統的治理。山上的樹，什麼樹是可以砍的，什麼是不可以砍的，怎麼管理，土地怎麼運用，水源包括飲用水與生活用水，我們都要自己去找水。國家只有糟蹋我們，我們沒有從國家那裡得到什麼真正照顧，最重要的國家沒有尊重與承認我們自我治理主權與永續使用資源的方式。

最後講的是民族運動裡幾個達悟語詞，"kosozi"，這是跟日本人借來的，就是日文「藥」的意思。因為我們不知道核廢料到底要怎麼講，解釋了半天，老人覺得這是不是毒藥的一種，對我們來講核廢料就是毒藥。"kongkozi"混凝土，建設即破壞，開發即毀滅，對我們來說，有太多的"kongkozi"進來，把我們的傳統和生態都拆掉、弄壞了。現在不只是公路，還搞什麼野溪整治，把整條溪封起來，水泥化、水溝化，很可怕的。第三個是"nizpi"貨幣，我們本來沒有貨幣，這個字不知道怎麼來的。但這是我們在現代化的扭曲與侵蝕裡面，承受了很大的壓力。這三個東西我們

有很深刻的感受，因為我們有很強烈的根源，就是我們直接跟土地、跟海洋、跟自然、跟水源的直接連結，用一代代人的生命與勞動直接連結，這是一個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可以發展出怎樣的生存方式，是我們在思考的。我們同時在思考這些"kosozi"、"kongkozi"、"nizpi"的滅頂衝擊是什麼意義，這些現在就在我們身邊。

最後祝福大家 *akma ka i alipasalaw!* (Wish you like a Pacific Swallow!) Pacific Swallow 是我們那邊常見的琉球燕，代表一個人非常地健康靈活矯捷，祝福大家，謝謝。

